

龙头新闻·生活报小记者优秀作品

我最喜欢的运动

实习生 郭佳鑫 生活报记者 吕晓艳 整理

踢足球

小记者 哈尔滨市新康小学
三年二班 陈昊林

傍晚七点半,暮色像打翻的墨水瓶漫过天际。我把足球紧紧抱在怀里,朝公园狂奔。路灯次第亮起,暖黄的光晕在草坪上连成星河,连草叶上的露水都被映得闪闪发亮。

“老规矩,分队!”我单脚踩住足球,麻利地把裤管卷到膝盖,露出晒得黝黑的小腿。明明攥着乐乐退到球门后,摆出严阵以待的架势。我深吸一口气,助跑、摆腿、射门——足球划破微凉的晚风,如离弦之箭般钻进网窝。树梢的麻雀被惊得扑棱棱飞起,翅膀扑打的声音混着我们的欢呼声,在暮色中炸开。

汗珠顺着额角滑进眼睛,球衣早已被汗水浸透,贴在皮肤上凉飕飕的。球鞋踩过湿润的草地,发出细密的“咯吱”声,和着此起彼伏的脚步声,奏响独属于夏夜的进行曲。就在我飞身扑救时,膝盖突然撞上藏在草叶下的石块,尖锐的疼痛让我倒抽一口冷气。明明眼疾手快地从裤兜掏出创可贴,乐乐转了转眼珠,突然来了主意:“不如我们玩枪战!用树枝当枪,肯定超刺激!”

我拄着一截粗壮的树枝,扮演受伤的侦察兵,一瘸一拐地躲进树丛。折断的树枝在手中沉甸甸的,随着“砰砰”的喊声,惊起几只蛰伏的蟋蟀。

九点半的报时钟骤然响起,路灯依次熄灭。却熄不灭我们热情洋溢的青春。我们抱着球往家跑,欢笑声顺着夜风飘远,落在还沾着我们汗水的草地上。



哈尔滨市新康小学 三年二班 陈昊林

伤的侦察兵,一瘸一拐地躲进树丛。折断的树枝在手中沉甸甸的,随着“砰砰”的喊声,惊起几只蛰伏的蟋蟀。

九点半的报时钟骤然响起,路灯依次熄灭。却熄不灭我们热情洋溢的青春。我们抱着球往家跑,欢笑声顺着夜风飘远,落在还沾着我们汗水的草地上。

我的乒乓伙伴

小记者 哈尔滨市征仪路学校 五
年一班 尹智羽

一张墨绿球台,小小国球正闪电般在网间穿梭飞舞,发出清脆悦耳的“乒乓乒乓”声——这就是我的启蒙运动乒乓球!是我生活中形影不离的好伙伴,也是我最喜欢的运动之一。

从起初不熟练的胆怯,到如今一有空就迫不及待地冲向球台,打上几拍,我的进步离不开教练和家人的付出。记得有一次,我和教练对打,球在我们之间飞快地来回几十个回合,气氛紧张极了,我屏住了呼吸,像拉满的弓弦。突然,我手腕一抖,球拍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,那球像被施了魔法,“噌”地一下擦着网边飞过去,许是过于完美,我愣住了几秒,随即忍不住和教练大笑起来!我的乒乓伙伴就像个调皮的小精灵,总在不经意间给我无限惊喜!

就这样日复一日,在球台前跳跃、奔跑、挥拍、脚步移动的节奏感,不仅让我的身体越来越灵活,更让我的心在一次次的接球、扣杀中变得更有劲儿了。小小的球台,就像一个小小的战场,每一次挥拍都是力量和专注的爆发,都是我青春里最欢快、最充满活力的乐章!这方寸球台之间



市征仪路学校 五年一班尹智羽

跳动的,不止是胜负,更是我成长的印记和无限的热爱!

冰面上的“小企鹅”

小记者 哈尔滨市新康小学
一年四班 于瑞沓

我最爱溜冰啦!第一次走进冰场时,冷气裹着冰屑扑面而来,我盯着闪闪发光的冰面,心里又痒又怕。穿上冰鞋刚站起来,腿就像踩在棉花上,抖得像两根快要折断的面条。教练笑着牵起我的手,教我把脚摆成“外八字”,像小企鹅一样慢慢挪。可冰面滑得像抹了油,我刚迈两步就“啪”地摔在地上,屁股麻得像装了弹簧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

现在我可厉害啦!能在冰上滑出漂亮的小弧线,教练总夸我“进步像飞一样”。上次参加滑冰比赛,我正得意地加速,风从耳边呼呼跑过,突然看见前方有个小弟晃了晃,眼看就要摔倒。我赶紧一扭身子拐了个弯,结果自己打了个趔趄,手在冰上撑了一下才稳住。旁边的教练笑着鼓掌:“不错呀,学会保护别人了!”

溜冰教会我勇敢。每次摔倒时,冰面凉丝丝的,可心里却热乎乎的——因为我知道,爬起来拍掉冰屑,



就能滑得更远。现在我滑得越来越稳,有时候张开双臂,真觉得自己像长出了翅膀,能跟着风一起飞呢!冰场的灯光照在身上,我仿佛成了一只真正的小企鹅,在属于自己的冰雪世界里快乐地奔跑。

“吴丹,41年了,你到底在哪?”

上海83岁老人苦寻哈尔滨姑娘

当年在火车上36小时护送其女儿到哈

生活报讯(记者史天一 黄迎峰)“41年了,我始终记得那个留着短发、健康阳光美丽的姑娘,她把我女儿从上海护送到哈尔滨,36个小时的车程,一路上像亲姐姐一样照顾她……”7月29日,上海83岁老人乌华荣向生活报记者求助寻人:1984年的暑假,因工作滞留上海的他,无暇照顾女儿,便求助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,帮助找一位能护送孩子到哈尔滨亲属家的热心人。团市委帮助联系到同济大学大二学生吴丹,吴丹家是哈尔滨的,放暑假也要回家。于是,他委托吴丹将8岁的女儿乌奕炯送到妻子在哈尔滨的姐姐家。这份恩情他一直铭记于心,除了当年见过几次吴丹,之后就再也没见过,希望帮助寻找吴丹。“吴丹,41年了,你到底在哪?”这些老年人一直在寻找她。

最温暖的“陌生人”成了老人余生的牵挂

“吴丹是哈尔滨人,1984年,她是上海同济大学二年级学生。我与她认识也是偶然,事情得从我的女儿说起。”乌华荣老人说,“40多年前的上海,很多小学生脖子上都挂着一把钥匙,只因他们的爸妈要上班,家里没人照顾,所以他们身上必须佩带一把家门钥匙。”至于幼童,当时各单位都自办托儿所、幼儿园,父母上班时顺便就送去了。上中学的孩子,基本都能自理,家长不用操心。唯独小学生,每到寒暑假,家长们最犯愁。

1984年暑假,乌华荣因为工作特别忙,无法请假,8岁的女儿整天一个人在家,他很不放心。一天,他看到团市委在青年报上发了条消息:脖子上挂钥匙的孩子,如果家里没有人照顾,可以来信来电,大哥哥、大姐姐会帮助你。

“我即刻就想到,不妨求助一下,把我的女儿送去哈尔滨度假。因为孩子的大姨转业后一直在哈尔滨,他们一家都盼望我们去呢。而且孩子的外婆去哈尔滨也大半年了,这个外孙女打小就在她身边长大,离开数月后外婆一定非常想念。同时,也想让孩子出去走走,长点见识,培养一点独立生活能力。”乌华荣回忆道。

“经过商量,孩子的妈妈立即与其在哈尔滨的姐姐通了长途电话,我也马上与团市委联系。第三天早上,团市委就打来电话,告诉我当天下午直接去同济大学找一个女学生,她下午等着我,不见不散,她叫吴丹。吴丹两天后要回哈尔滨老家,她会

信来电,大哥哥、大姐姐会帮助你。

“吴丹是哈尔滨人,1984年,她是上海同济大学二年级学生。我与她认识也是偶然,事情得从我的女儿说起。”乌华荣老人说,“40多年前的上海,很多小学生脖子上都挂着一把钥匙,只因他们的爸妈要上班,家里没人照顾,所以他们身上必须佩带一把家门钥匙。”至于幼童,当时各单位都自办托儿所、幼儿园,父母上班时顺便就送去了。上中学的孩子,基本都能自理,家长不用操心。唯独小学生,每到寒暑假,家长们最犯愁。

1984年暑假,乌华荣因为工作特别忙,无法请假,8岁的女儿整天一个人在家,他很不放心。一天,他看到团市委在青年报上发了条消息:脖子上挂钥匙的孩子,如果家里没有人照顾,可以来信来电,大哥哥、大姐姐会帮助你。

被护送的小女孩已为人母 火车上36个小时的点滴仍记忆犹新

当年8岁的小女孩乌奕炯如今已为人母,她的孩子都已经到了当年吴丹的年纪。

“1984年是难忘的一年,当年我家事情很多,外婆不慎摔了一跤,去哈尔滨我姨妈家养伤。我爸爸去了一个学习班,妈妈那年正巧从基层调到公司本部,他俩都忙,所以我就是个脖子上挂钥匙的孩子。”乌奕炯说,“记得那年去哈尔滨,我和吴丹阿姨在上海老北站上火车,送别的那天下午,她和我爸妈在月台上,像久别重逢的亲人,讲了好多话,那天我爸特地买了个大西瓜,连同我的旅行袋,一并送到车厢的座位上。爸妈让我称呼吴丹为阿姨,当时我紧靠在窗口,吴丹阿姨就坐在我的身边,爸妈把一切都安顿好后就下车了,他俩走到我的车窗下,一遍又一遍地叮嘱,要我跟着

吴丹阿姨,听阿姨的话,我趴在窗台上一直点头。当时整个车厢都是陌生人,即便吴丹阿姨一刻也没离开过我,我对她也很陌生,我真的太小,没离开过家、没离开过爸妈,当时我的鼻子酸酸的,但我忍住了,没让眼泪流下来。在火车上,吴丹阿姨陪我看儿歌、打牌、讲故事,我记得我问的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到家?她就给我描述哈尔滨的小火车、松花江上荡舟、太阳岛的迷人风光,让我听得入了神,渐渐适应了陌生、淡化了孤独。”

“如今回想起来,丹姐,请原谅我改口了,不再称您为阿姨,我怕把您叫老了。”乌奕炯说,她很想对丹姐说,“今生有幸,在您慈心的呵护下,懵懵懂懂的我,第一次来到了哈尔滨,也正因为有了第一次独自出远门,我有了

第二次远行。10岁那年暑假,我又跟着一个素不相识的列车员叔叔,去了河南郑州,看望我的舅舅。第二次出远门,我好像没那么害怕了,孤独感也少了许多。分别41年,您的变化难以判断,我曾做过无数种猜想。”

乌奕炯表示,前段时间她整理爸爸的东西时,看到了被爸爸珍藏的一封信,那是当年她和丹姐到哈尔滨后,丹姐给爸爸的回信。“信中丹姐和爸爸很平安,并且夸我多么地懂事、多么地听话,还有在火车上的趣事。可以看出,丹姐当时的文笔和才华,令我很崇拜。看完那封信,泪水又一次打湿了双眼。丹姐,您在哪?我爸爸您家找过两次都没找到,我已到不惑之年,正处在一生中最忙碌的阶段,希望我们都健健康康的,相信总有相见的那一天。”



乌华荣小时候的照片 受访者提供

14年前老人曾来哈尔滨寻人未果

“14年前我来哈尔滨找过吴丹,我知道当时她住在南岗区邮政街33号,可我去找的时候吴丹家已经搬走了。”乌华荣说,当时他问了那幢楼的物业和楼里的老人,谁都不认识,甚至他提到了吴丹妈妈的名字——郭克,还是没人知道。他们说:“30多年前原住民都搬走了,现在大楼是商住两用。”

前段时间,乌华荣又来到哈尔滨,这次他是来哈尔滨游玩的。“来到这片土地,那份牵挂一直萦绕在我心头,我年事已高,精力有限,但找到吴丹的这份执念不曾改变,于是决定求助媒体,希望能帮我了却这个心愿。”

乌华荣告诉记者,在他的家中,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家庭的变迁:从黑白照片里稚嫩的乌奕炯,到初为人母的她抱着孩子微笑。时间一直在改变,但没变的始终是被他珍藏的那封信。“当时唯一的遗憾就是当天没有和吴丹留一张合影,因为那时条件有限。如果能找到吴丹,我想带奕炯和她的孩子一起去见吴丹,让两代人的情谊延续下去。”乌华荣老人说。

记者 手记

41年光阴,足以让少年白头,让记忆褪色,却冲不淡一份跨越时空的牵挂。乌华荣老人的寻人故事,不仅是个体情感的抒发,更是一代人对纯真年代的集体追忆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愿我们都能慢下脚步,铭记那些曾温暖过自己的“陌生人”,因为他们,才是人间最动人的风景。

如果您有吴丹的相关线索,请联系本报帮办热线15545478968或通过本报官方微信、微博留言。